

冰心全集



第十册
译文
1962-1980

千之... 手... 速... 甚... 没... 有... 余... 款... 在... 二... 月... 十... 一... 号... 存... 款... 一... 千... 五... 百... 一... 十... 元... 正... 任... 任... 任...

要... 详... 告... 知... 以... 便... 从... 银... 行... 汇... 款... (你... 说... 有... 西... 情... 房... 不... 知... 要... 而... 情... 了... 用...)

至于... 宗... 排... 行... 现... 在... 一... 份... 遗... 产... 在... 那... 里... 而... 也... 上... 记... 得... 上... 半... 段... 无... 德...

为... 何... 亦... 对... 此... 云... 感... 其... 意... 幸... 甚... 殊... 太... 多... 亦... 不... 能... 写... 到... 子... 廷... 吉... 定... 而... 且...

冰... 心... 先... 生... 女... 儿... 与... 冰... 心... 无... 关... 冰... 心... 只... 一... 子... 一... 孙... 一... 子... 宗... 无... 孙... 冰... 心... 排... 行... 特... 另...

第3版
卓如编

字... 意... 一... 谢... 涛... 字... 意... 一... 谢... 浩... 他... 们... 都... 不... 讲... 排... 行... 云... 云... 如... 下... 一... 半... 一... 始... 一... 始...

第3版

冰心全集

第十册

译文

1962-1980

卓如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冰心摄于 1993 年



1961年3月，冰心（右二）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日本东京出席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与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右一）在一起。左一为沙汀



1962年2月，冰心（左一）在开罗与日本作家、埃及友人合影



1962年2月，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埃及开罗出席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期间，冰心与苏丹作家哈蒂加·沙夫瓦交谈



1963年11月，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期间在日本作家中岛健藏家中。右起：马烽、严文井、中岛夫人、冰心、中岛健藏、巴金、许觉民

1963年11月
19日，冰心出席
宴会





1973年4月16日至5月18日，中日友好协会访日代表团访问日本。在5月14日招待会上，冰心与日本女作家三宅艳子（右）在一起



1980年4月，以巴金为团长、冰心为副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应邀出席晚宴。左起：巴金、冰心、草明、公木



1995年3月7日，黎巴嫩驻中国大使法里德·萨玛赫代表黎巴嫩政府授予冰心国家级雪松骑士勋章

目 录

1962 年

- 孟加拉风光 [印度] 泰戈尔 (3)
加纳诗选 (74)

1963 年

- 沙与沫 [黎巴嫩] 纪伯伦 (83)
加纳在召唤
..... [美国] 威廉·爱德华·伯格哈德·杜波依斯 (120)
巡逻 [阿尔巴尼亚] 拉齐·帕拉希米 (126)

1964 年

- 夜车的汽笛 [朝鲜] 元镇宽 (139)
寄清溪川 [朝鲜] 朴散云 (142)
你虽然静立着 [朝鲜] 郑文乡 (145)

临歧·····	[尼泊尔]	西狄·恰赫兰	(149)
礼拜·····	[尼泊尔]	克达尔·曼·维雅蒂特	(150)
渔夫和北风·····		北美印第安人民间故事	(152)
回忆录·····	[印度]	泰戈尔	(156)

1965 年

马亨德拉诗抄·····			
·····	[尼泊尔]	马亨德拉·比尔·比拉克姆·沙阿	(305)

1980 年

燃灯者·····	[马耳他]	安东·布蒂吉格	(327)
----------	-------	---------	-------

附 录

冰心生平著作年表简编·····	卓 如	(377)
第一版编后记·····	卓 如	(417)
第三版编后记·····	卓 如	(430)

1962 年

孟加拉风光

[印度] 泰戈尔

序

这本集子里所译出的书信，概括了我文学生活中最丰产的时期，那时候，全靠一种好运气，我正年青而未成名。

青春是精力充沛的，又有充裕的闲暇，我觉得写私信和写公函比，是一个快乐的需要。这是文学形式中的一种奢侈品，只有在思想感情有了积累之后，才写得出来。别种的文学形式是属于作者的，而且发表出来，也只为自己得到好处；写给私人的信就有慨然舍弃的特点。

恰巧在许多年之后，从这些大批书信中选出来的几十封，又辗转地回到我的手里。它正确地推测到那些日子的回忆会使我愉快，就是在微贱的荫蔽之下，我享受过生命中最大的自由。

因为这些书信，是和我发表过的相当多的作品同时写的，我想这平行的路线，会扩大读者对于我的诗歌的了解，正如同道路因为重走一次而加宽了一样。因此我为我的同胞编选发表了这本集子。希望这些书信里对于孟加拉乡村景物的描写，对英国的读者也会引起兴趣，这些选品中的一部分的翻译，是托给了一位在

许多我认识的人中，最能胜任愉快的。

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

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日

班都拉，海边

一八八五年十月

无遮的海不断地涌起、又化成苍白的泡沫，它使我联想到一个被捆住的恶魔在锁链上挣扎，我们在它巨颚前面的岸上，盖起房子，看着它挥甩着尾巴，多大的力气呵，那波浪就像巨人的肌肉一般地凸涨起来！

从创世之初，在地和水中间就存在着争执：干燥的地慢慢地默默地增加着它的领域，而且为它的子女开拓越来越宽的面积；海洋步步退却，起伏着呜咽着在绝望里捶着胸膛。要记住，海洋从前曾是唯我独尊的暴君，绝对地自由。地从它肚子里升起，篡夺了它的王位。从那时起，这个愤怒的老东西，以苍白的波浪，不住地哀嚎，就像李耳王暴露在狂风暴雨里似的。

一八八七年七月

我已经二十七岁了，只有这件事不住地在我心中激荡——仿佛最近都没有发生过其他的事情似的。

但是活到了二十七岁——在一个人的前进中度过了全盛的二十年代，走向三十年代，这是一件小事吗？三十岁——这就是说成熟了——人们对这么大年纪的人，是期望果实而不期望嫩叶的。但是，可怜得很，果实的指望在哪里呢？在我摇着脑袋的时候，我的头脑还只感到满溢的浓郁的浅薄，而没有丝毫哲理的痕迹。

人们开始抱怨：我们对你所期望的东西在哪里呢？——只因有那个希望，我们才喜爱那幼芽的嫩绿。难道我们对你的不成熟将永远忍受吗？这正是我们要晓得可以从你身上得到些什么的时候。我们要得到油量的估计数字，就是那蒙起眼睛的，转磨的，公正的批评家能够从你身上榨取的。

把这些人哄得渴望地等待着已经不再可能了。在我岁数不到的时候，他们放心地相信我；我在三十岁的边缘上，还使他们失望，是件伤心的事情。但是我该怎么办呢？智慧的言语就是说不出来！我在供给可使大家受益的东西上是完全无能为力的。除了一两首诗歌，几句闲话，一些轻松的笑谈以外，我一直不能写出什么更好的，结果呢，那些对我抱着很高的希望的人将对我发怒；但是从未曾有过人要求他们培养这些期望吗？

这就是袭击着我的一些思想，自从我在一个美好的维沙克月的早晨，在清新的微风与阳光、新苗的花儿和叶子中间醒起的时候，发现我已经跨进二十七岁了。

西 来 达

一八八八年

我们的船屋在离市较远的沙岸边停泊了下来。一片浩瀚铺开的沙，一直伸展到眼界以外的四边。到处都看到一条条的斑纹，仿佛有水经过似的，但是像水一样发光的也还是沙。

没有一座村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根草——只有几处露出地下泥土的、潮湿黝黑的裂缝，来打破这单调的灿白。

往东望，上面是无边的蓝，下面是无边的白。天上空虚，地上也空虚——下面的空虚是僵硬而荒凉的，上面的空虚是穹形而

轻清的——我们几乎哪儿也找不出这样的一幅绝顶荒凉的图画。

但是转向西望，那边有水，一弯止水的河，两边是高高的河岸，上面伸展着乡村的树林，有些村舍从林中外窥——在夜色中一切都像一个魅人的幻梦。我说“夜色”，因为我们是在夜晚出去散步的，所以这个光景就印刻在我的心上了。

沙 乍 浦

一八九〇年

那个县官正坐在他帐篷的凉台上，对在树荫下等候听审的群众进行审判。他们把我的轿子抬到他鼻子前放下，这个年轻的英国人很客气地接待我。他的发色很淡，中间杂着几绺深色的。胡须是刚开始长出。若不因为他那副非常年轻的面孔，人家也许会把他当做一个白发老人。我请他来吃饭，但是，他说他要到一个地方去安排一个猎野猪的宴会。

我回到家的时候，大堆的黑云涌上来了，随着就是一阵极其狂暴的倾盆大雨。我不能看书，也不可能写字，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之下，我从这屋跑到那屋。这时已经很黑了，雷声仍在隆隆地响，电光也不停地闪着，不时还有一阵阵的突来的风，掐住那棵大荔枝树的脖子，使劲地摇撼它蓬松的树梢。房前的洼地立刻就积满了水，在我走来走去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我应当让那个县官到我家里来避避雨。

我送去一封请帖；在检查以后，我发现那间唯一可用的屋子里堆塞着一张挂在梁上的厚板的木台，堆满了污旧的铺盖和枕头。仆人们的东，一张极其污秽的席子，几把水烟袋，烟叶，火绒和两副木制的棋子，都乱七八糟地丢在地上，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箱子，里面装满了无用的零零碎碎的东西，比如说一个长

了锈的壶盖，一个没有底的铁炉，一把褪了色的旧镍茶壶，一只汤盆满盛着尘污的糖浆。屋角有一个洗碗盆，墙头钉子上挂着潮湿的擦碗布，还有厨师父的围裙和小帽。仅有的一件家具就是一张摇晃的梳妆台，上面沓满了水迹，油迹，牛奶迹，黑的、黄的和白的，以及各种各色的痕迹。梳妆台上的镜子，倚在对面墙边，它的抽屉里盛满了零碎物件，从肮脏的餐巾以至开瓶子的钢丝和尘土。

我昏乱地愣了一会；然后就是——把管家叫来，把管仓库的叫来，召集所有的仆人，另外又找了些人，打水，把梯子放上，绳子解开，把木台拉下来，铺盖挪走，把碎玻璃片一一捡起，把钉子一个一个地从墙上拔了下来——灯架掉下来了，碎片撒得满地；又一片一片地捡起，我自己把那领脏席子从地上掀起丢到窗外去，把吃掉我的面包，我的糖浆，我鞋上的鞋油的一窝蟑螂惊散了。

县官的回信来了，他的帐篷的情况非常糟糕，他即刻就会来。快点！快点！当时就听见喊：“大人到了。”匆忙慌乱之中，我拍掉我须发和身上的尘土，等到我到客厅里去接待他的时候，我竭力使我显得雍容尔雅，就像我一下午都在安闲地休息着似的。

表面上我沉着地和县官握手如仪，但是心里还不时地为他的住处发愁。等到我必须领着客人进到他卧室的时候，我觉得那屋子还过得去，如果那无家可归的蟑螂，不去抓挠他的脚的话，他也许可以得到一夜的休息。

卡利格雷

一八九一年

我感到懒洋洋地舒适，喜孜孜地轻松。

这是这地方的笼罩一切的主要情调。这里有一条河，但是谈不到流动，在它的浮草的小被窝里盖得严严地舒服地躺着，它仿佛在想——“既然可以清静无为地过日子，我又何必自己吵醒自己呢？”因此那两岸的茅草，除了渔人来张网的时候，简直没有受过惊扰。

四五条大号的船，彼此挨靠着，泊在近旁。在一条船的舱面上，一个渔夫拿被单从头到脚裹上，睡着了。另一条船上，那个船夫——也在晒太阳——悠闲地在搓着麻索。在第三条船的下甲板上，一个显得苍老的赤裸的家伙倚在桨上，茫然地注视着我们的船。

岸上还有些各式各样的人。但是没有人能说出他们为什么踱着最迂缓的步子，悠闲地来来往往，或是抱着膝头久久地坐着，或是瞪目直视，并没有认真地看着什么。

唯一的活跃的现象，只能从鸭群里看出。它们杂乱地叫噪着，一个劲儿地把头扎进水里，又伸了出来把水甩掉，它们仿佛不停地在探测水底的秘密，每次都得摇着头报告说：“那里什么也没有！那里什么也没有？”

在这里，日子把十二小时在太阳底下昏睡掉，此外的十二小时，就在黑暗的披巾之内沉默地睡去。在这种地方，你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对着风景左看右看，把你的思想来回地摇荡，哼一会儿的曲调，再梦想地点一会儿的头，就像一个母亲在冬天的正午，背朝着太阳，摇着哼着把她的婴儿哄睡了似的。

昨天，在我接见我的佃户的时候，五六个男孩子出现了，正正经经地排成一行站在我面前。我还没来得及问话，他们的发言人就用最精构的语言，开始说：“先生，神明的恩惠和您的愚昧的孩子们的幸运，使阁下再度光临贱地。”他这样滔滔不断地说了几乎有半个钟头，在某些地方他把讲词记错了，就停住，抬头看天，自己改正过来，再接着往下说。我推测是他们学校里缺少椅凳。“因为没有这些木制的座位，”他这样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坐在哪里，我们尊敬的老师们坐在哪里，当我们最高贵的观察员来访的时候，我们可以请他坐在哪里。”

我简直忍不住发笑，从这么一个小人儿的嘴里，倾泻出这么文雅的滔滔不绝的辩才，在这个地方特别显得不相称。在这里，农民们用最直截了当的方言提出他们迫切的重大需要，连那不太平常的字眼都会不幸地被误用了。但是那几个书记和农民们似乎都得到很深的印象，同时也很妒羨，仿佛慨叹他们父母所没有的东西，都赋予了孩子，使他们能够用这么美妙的办法，向柴门达尔请求。

在这位少年演说家还没说完的时候，我就把他打住了，我答应处理他们所必需的椅凳。他昂然地让我说完话，然后又接上他所没有讲完的讲词，一直说到底，才深深地向我鞠了躬，带着他的集团整队走了。我想，即或我拒绝给他们椅凳的话，他也许并不介意，但在他用心背熟了他的讲词之后，若夺去他词里的任何一段，他会非常反感的。因此，虽然有更重要的事务等待处理，我也一定要听他讲完。